資治通鑑/卷08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八十五 ◄

資治通鑑
卷八十六 晉紀八

► 卷八十七

起旃蒙赤奮若，盡著雍執徐，凡四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86卷

【晉紀八】　起旃蒙赤奮若，盡著雍執徐，凡四年。

孝惠皇帝下

孝惠皇帝下永興二年〈乙丑，西元三〇五年〉

夏，四月，張方廢羊后。

游楷等攻皇甫重，累年不能克，重遣其養子昌求救於外。昌詣司空越，越以太宰顒新與山東連和，不肯出兵。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，迎羊后於金墉城。入宮，以后令發兵討張方，奉迎大駕。事起倉猝，百官初皆從之；俄知其詐，相與誅昌。顒請遣御史宣詔喻重令降，重不奉詔。先是城中不知長沙厲王及皇甫商已死，重獲御史騶人，問曰：「我弟將兵來，欲至未？」騶人曰：「已爲河間王所害。」重失色，立殺騶人。於是城中知無外救，共殺重以降。顒以馮翊太守張輔爲秦州刺史。

六月，甲子，安豐元侯王戎薨於郟。

張輔至秦州，殺天水太守封尚，欲以立威；又召隴西太守韓稚，稚子樸勒兵擊輔。輔軍敗，死。涼州司馬楊胤言於張軌曰：「韓稚擅殺刺史，明公杖鉞一方，不可以不討。」軌從之，遣中督護氾瑗帥衆二萬討稚，稚詣軌降。未幾，鮮卑若羅拔能寇涼州，軌遣司馬宋配擊之，斬拔能，俘十餘萬口，威名大振。

漢王淵攻東贏公騰，騰復乞師於拓跋猗迤，衛操勸猗迤助之。猗迤帥輕騎數千救騰，斬漢將綦毋豚。詔假猗迤大單于，加操右將軍。甲申，猗迤卒，子普根代立。

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，勸司空越起兵討之。秋，七月，越傳檄山東征、鎮、州、郡云：「欲糾帥義旅，奉迎天子，還復舊都。」東平王楙聞之，懼；長史王修説楙曰：「東海，宗室重望；今興義兵，公宜舉徐州以授之，則免於難，且有克讓之美矣。」楙從之。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，楙自爲兗州刺史；詔卽遣使者劉虔授之。是時，越兄弟並據方任，於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爲盟主，越輒選置刺史以下，朝士多赴之。

成都王穎旣廢，河北人多憐之。穎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，起兵於趙、魏，衆至數萬。初，上黨武鄉羯人石勒，有膽力，善騎射。并州大饑，建威將軍閻粹説東贏公騰執諸胡於山東，賣充軍實。勒亦被掠，賣爲茬平人師懽奴，懽奇其狀貌而免之。懽家鄰於馬牧，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爲群盜。及公師藩起，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。桑始命勒以石爲姓，勒爲名。藩攻陷郡縣，殺二千石、長史，轉前，攻鄴。平昌公模甚懼；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救鄴，與廣平太守譙國丁紹共擊藩，走之。

八月，辛丑，大赦。

司空越以琅邪王睿爲平東將軍，監徐州諸軍事，留守下邳。睿請王導爲司馬，委以軍事。越帥甲士三萬，西屯蕭縣，范陽王虓自許屯於滎陽。越承製以豫州刺史劉喬爲冀州刺史，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；喬以虓非天子命，發兵拒之。虓以劉琨爲司馬，越以劉蕃爲淮北護軍，劉輿爲穎川太守。喬上尚書，列輿兄弟罪惡，因引兵攻許，遣其長子祐將兵拒越於蕭縣之靈壁，越兵不能進。東平王楙在兗州，徵求不已，郡縣不堪命。范陽王虓遣苟晞還兗州，徙楙都督青州。楙不受命，背山東諸侯，與劉喬合。

太宰顒聞山東兵起，甚懼。以公師藩爲成都王穎起兵，壬午，表穎爲鎭軍大將軍、都督河北諸軍事，給兵千人；以盧志爲魏郡太守，隨穎鎭鄴，欲以撫安之；又遣建武將軍呂

朗屯洛陽。

顒發詔，令東海王越等各就國，越等不從。會得劉喬上事，冬，十月，丙子，下詔稱：「劉輿迫脅范陽王虓，造構凶逆。其令鎮南大將軍劉弘、平南將軍彭城王釋、征東大將軍劉准，各勒所統，與劉喬並力；以張方爲大都督，統精卒十萬，與呂朗共會許昌，誅輿兄弟。」釋，宣帝弟子穆王權之孫也。丁丑，顒使成都王穎領將軍樓褒等，前車騎將軍石超領北中郎將王闡等，據河橋，爲劉喬繼援。進喬鎮東將軍，假節。

劉弘遺喬及司空越書，欲使之解怨釋兵，同獎王室，皆不聽。弘又上表曰：「自頃兵戈紛亂，猜禍鋒生，疑隙構於群王，災難延於宗子。今夕爲忠，明旦爲逆，翻其反而，互爲戎首。載籍以來，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，臣竊悲之！今邊陲無備豫之儲，中華有杼軸之困，而股肱之臣，不惟國體，職競尋常，自相楚剝。萬一四夷乘虛爲變，此亦猛虎交鬬自效於卞莊者矣。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，令兩釋猜嫌，各保分局。自今以後，其有不被詔書，擅興兵馬者，天下共伐之。」時太宰顒方拒關東，倚喬爲助，不納其言。

喬乘虛襲許，破之。劉琨將兵救許，不及，遂與兄輿及范陽王虓俱奔河北；琨父母爲喬所執。劉弘以張方殘暴，知顒必敗，乃遣參軍劉盤爲督護，帥諸軍受司空越節度。

時天下大亂，弘專督江、漢，威行南服。謀事有成者，則曰「某人之功」；如有負敗，則曰「老子之罪」。每有興發，手書守相，丁寧款密。所以人皆感悅，急赴之，咸曰：「得劉公一紙書，賢於十部從事。」前廣漢太守辛冉説弘以從橫之事，弘怒，斬之。

有星孛於北斗。

平昌公模遣將軍宋胄趣河橋。

十一月，立節將軍周權，詐被檄，自稱平西將軍，復立羊后。洛陽令何喬攻權，殺之，復廢羊后。太宰顒矯詔，以羊后屢爲姦人所立，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後死。詔書累至，司隸校尉劉暾等上奏，固執以爲：「羊庶人門戶殘破，廢放空宮，門禁峻密，無緣得與姦人構亂。衆無愚智，皆謂其冤。今殺一枯窮之人，而令天下傷慘，何益於治！」顒怒，遣呂朗收暾。暾奔青州，依高密王略。然羊后亦以是得免。

十二月，呂朗等東屯滎陽，成都王穎進據洛陽。

劉琨説冀州刺史太原温羨，使讓位於范陽王虓。虓領冀州，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；浚以突騎資之，擊王闡於河上，殺之。琨遂與虓引兵濟河，斬石超於滎陽。劉喬自考城引退。虓遣琨及督護田徽東擊東平王楙於廩丘，楙走還國。琨、徽引兵東迎越，擊劉祐於譙；祐敗死，喬衆遂潰，喬奔平氏。司空越進屯陽武，王浚遣其將祁弘帥突騎鮮卑、烏桓爲越先驅。

初，陳敏既克石冰，自謂勇略無敵，有割據江東之志。其父怒曰：「滅我門者，必此兒也！」遂以憂卒。敏以喪去職。司空越起敏爲右將軍、前鋒都督。越爲劉祐所敗，敏請東歸收兵，遂據歷陽叛。吳王常侍甘卓，棄宮東歸，至歷陽，敏爲子景娶卓女，使卓假稱皇太弟令，拜敏揚州刺史。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略江州，弟斌東略諸郡，江州刺史應邈、揚州刺史劉機、丹楊太守壬曠皆棄官走。

敏遂據有江東，以顧榮爲右將軍，賀循爲丹楊内史，周玘爲安豐太守，凡江東豪傑、名士，咸加收禮，爲將軍、郡守者四十餘人；或有老疾，就加秩命。循詐爲狂疾，得免，乃以榮領丹楊内史。玘亦稱疾，不之郡。敏疑諸名士終不爲己用，欲盡誅之。榮説敏曰：「中國喪亂，胡夷内侮。觀今日之勢，不能復振，百姓將無遺種。江南雖經石冰之亂，人物尚全，榮常憂無孫、劉之主有以存之。今將軍神武不世，勳效已著，帶甲數萬，舳艫山積，若能委信君子，使各得盡懷，散蒂芥之嫌，塞讒諂之口，則上方數州，可傳檄而定；不然，終不濟也。」敏乃止。敏命僚佐推己爲都督江東諸軍事、大司馬、楚公，加九錫，列上尚書，稱被中詔，自江入沔、漢，奉迎鑾駕。

太宰顒以張光爲順陽太守，帥步騎五千詣荊州討敏。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、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，又遣南平太守汝南應詹督水軍以繼之。侃與敏同郡，又同歲舉吏。隨郡内史扈懷言於弘曰：「侃居大郡，統強兵，脱有異志，則荊州無東門矣！」弘曰：「侃之忠能，吾得之已久，必無是也。」侃聞之，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，弘引爲參軍，資而遣之。曰：「賢叔征行，君祖母年高，便可歸也。匹夫之交，尚不負心，況大丈夫乎！」

敏以陳恢爲荊州刺史，寇武昌；弘加侃前鋒督護以御之。侃以運船爲戰艦，或以爲不可。侃曰：「用官船擊官賊，何爲不可！」侃與恢戰，屢破之；又與皮初、張光、苗光共破錢端於長岐。

南陽太守衞展説弘曰：「張光，太宰腹心，公既與東海，宜斬光以明向背。」弘曰：「宰輔得失，豈張光之罪！危人自安，君子弗爲也。」乃表光殊勳，乞加遷擢。

是歲，離石大饑，漢王淵徙屯黎亭，就邸閣谷；留太尉宏守離石，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。

孝惠皇帝下光熙元年〈丙寅，西元三〇六年〉

春，正月，戊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
初，太弟中庶子蘭陵繆播有寵於司空越；播從弟右衞率胤，太宰顒前妃之弟也。越之起兵，遣播、胤詣長安説顒，令奉帝還洛，約與顒分陝爲伯。顒素信重播兄弟，卽欲從之。張方自以罪重，恐爲誅首，謂顒曰：「今據形勝之地，國富兵強，奉天子以號令，誰敢不從，奈何拱手受制於人！」顒乃止。及劉喬敗，顒懼，欲罷兵，與山東和解。恐張方不從，猶豫未決。

方素與長安富人郅輔親善，以爲帳下督。顒參軍河間畢垣，嘗爲方所侮，因説顒曰：「張方久屯霸上，聞山東兵盛，盤桓不進，宜防其未萌。其親信郅輔縣具其謀。」繆播、繆胤復説顒：「宜急斬方以謝，山東可不勞而定。」顒使人召輔，垣迎説輔曰：「張方欲反，人謂卿知之。王若問卿，何辭以對？」輔驚曰：「實不聞方反，爲之奈何？」垣曰：「王若問卿，但言爾爾；不然，必不免禍。」輔入，顒問之曰：「張方反，卿知之乎？」輔曰：「爾。」顒曰：「遣卿取之，可乎？」又曰：「爾。」顒於是使輔送書於方，因殺之。輔旣暱於方，持刀而入，守閤者不疑。方火下發函，輔斬其頭。還報，顒以輔爲安定太守。送方頭於司空越以請和；越不許。

宋胄襲河橋，樓褒西走。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會宋胄逼洛陽。成都王穎西奔長安，至華陰，聞顒已與山東和親，留不敢進。呂朗屯滎陽，劉琨以張方首示之，遂降。甲子，司空越遣祁弘、宋胄、司馬纂帥鮮卑西迎車駕，以周馥爲司隸校尉、假節，都督諸軍，屯澠池。

三月，恆令劉柏根反，衆以萬數，自稱恆公。王彌帥家僮從之，柏根以彌爲長史，彌從父弟桑爲東中郎將。柏根寇臨淄，青州都督高密王略使劉暾將兵拒之；暾兵敗，奔洛陽，略走保聊城。王浚遣將討柏根，斬之。王彌亡入長廣山爲群盜。

寧州頻歲饑疫，死者以十萬計。五苓夷強盛，州兵屢敗。吏民流入交州者甚衆，夷遂圍州城。李毅疾病，救援路絶，乃上疎言：「不能式遏寇虐，坐待殄斃。若不垂矜恤，乞降大使，及臣尚存，加臣重辟；若臣已死，陳屍爲戮。」朝廷不報，積數年，子釗自洛往省之，未至，毅卒。毅女秀，明達有父風，衆推秀領寧州事。秀獎厲戰士，嬰城固守。城中糧盡，炙鼠拔草而食之。伺夷稍怠，輒出兵掩擊，破之。

范長生詣成都，成都王雄門迎，執版，拜爲丞相，尊之曰范賢。

夏，四月，己巳，司空越引兵屯温。初，太宰顒以爲張方死，東方兵必可解。既而東方兵聞方死，爭入關，顒悔之，乃斬郅輔，遣弘農太守彭隨、北地太守刁默將兵拒祁弘等於湖。五月，壬辰，弘等擊隨、默，大破之。遂西入關，又敗顒將馬瞻、郭偉於霸水，顒單馬逃入太白山。弘等入長安，所部鮮卑大掠，殺二萬餘人，百官奔散，入山中，拾橡實食之。己亥，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。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鎮西將軍，守關中。六月，丙辰朔，帝至洛陽，復羊後。辛未，大赦，改元。

馬瞻等入長安，殺梁柳，與始平太守梁邁共迎太宰顒於南山。弘農太守裴廣、秦國内史賈龕、安定太守賈疋等起兵擊顒，斬馬瞻、梁邁。疋，詡之曾孫也。司空越遣督護麋晃將兵擊顒，至鄭，顒使平北將軍牽秀屯馮翊。顒長史楊騰，詐稱顒命，使秀罷兵，騰遂殺秀，關中皆服於越，顒保城而已。

成都王雄卽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曰晏平，國號大成。追尊父特曰景皇帝，廟號始祖；尊王太后曰皇太后。以范長生爲天地太師；復其部曲，皆不豫徵稅。諸將恃恩，互爭班位，尚書令閻式上疎，請考漢、晉故事，立百官制度，從之。

秋，七月，乙酉朔，日有食之。

八月，以司空越爲太傅，録尚書事；范陽王虓爲司空，鎮鄴；平昌公模爲鎮東大將軍，鎮許昌；王浚爲驃騎大將軍、都督東夷、河北諸軍事，領幽州刺史。越以吏部郎潁川庾敳爲軍諮祭酒，前太弟中庶子胡母輔之爲從事中郎，黃門侍郎河南郭象爲主簿，鴻臚丞阮修爲行參軍，謝鯤爲掾。輔之薦樂安光逸於越，越亦辟之。敳等皆尚虚玄，不以世務嬰心，縱酒放誕；敳殖貨無厭；象薄行，好招權；越皆以其名重於世，故辟之。

祁弘之入關也，成都王穎自武關奔新野。會新城元公劉弘卒，司馬郭勱作亂，欲迎穎爲主，治中順陽；郭舒奉弘子璠以討勱，斬之。詔南中郎將劉陶收穎。穎北渡河，奔朝歌，收故將士，得數百人，欲赴公師藩。九月，頓丘太守馮嵩執之，送鄴；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之。公師藩自白馬南渡河，兗州刺史苟晞討斬之。

進東贏公騰爵爲東燕王，平昌公模爲南陽王。

冬，十月，范陽王虓薨。長史劉輿以成都王穎素爲鄴人所附，秘不發喪，偽令人爲臺使稱詔，夜，賜穎死，並殺其二子。穎官屬先皆逃散，惟盧志隨從，至死不怠，收而殯之。太傅越召志爲軍諮祭酒。

越將召劉輿，或曰：「輿猶膩也，近則汚人。」及至，越疎之。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、牛馬、器械、水陸之形，皆默識之。時軍國多事，每會議，自長史潘滔以下，莫知所對；輿應機辨晝，越傾膝酬接，卽以爲左長史，軍國之務，悉以委之。輿説越遣其弟琨鎭并州，以爲北面之重；越表琨爲并州刺史，以東燕王騰爲車騎將軍、都督鄴城諸軍事，鎭鄴。

十一月，己巳，夜，帝食餅中毒，庚午，崩於顯陽殿。羊後自以於太弟熾爲嫂，恐不得爲太后，將立淸河王覃。侍中華混諫曰：「太弟在東宮已久，民望素定，今日寧可易乎！」卽露版馳告太傅越，召太弟入宮。後已召覃至尚書閣，疑變，托疾而返。癸酉，太弟卽皇帝位，大赦，尊皇后曰惠皇后，居弘訓宮；追尊母王才人曰皇太后；立妃梁氏爲皇后。

懷帝始遵舊制，於東堂聽政。每至宴會，輒與群官論衆務，考經籍。黃門侍郎傅宣歎曰：「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！」

十二月，壬午朔，日有食之。

太傅越以詔書徵河間王顒爲司徒，顒乃就徵。南陽王模遣其將梁臣邀之於新安，車上扼殺之，並殺其三子。

辛丑，以中書監温羨爲左光祿大夫，領司徒；尚書左僕射王衍爲司空。

己酉，葬惠帝於太陽陵。

劉琨至上黨，東燕王騰卽自井陘東下。時并州饑饉，數爲胡寇所掠，郡縣莫能自保。州將田甄、甄弟蘭、任祉、祁濟、李惲、薄盛等及使民萬餘人，悉隨騰就穀冀州，號爲「乞活」，所餘之戶不滿二萬，寇賊縱橫，道路斷塞。琨募兵上黨，得五百人，轉鬬而前。至晉陽，府寺焚毀，邑野蕭條，琨撫循勞徠，流民稍集。

孝懷皇帝上

孝懷皇帝上永嘉元年〈丁卯，西元三〇七年〉

春，正月，癸丑，大赦，改元。

吏部郎周穆，太傅越之姑子也，與其妹夫御史中丞諸葛玫說越曰：「主上之爲太弟，張方意也。淸河王本太子，公宜立之。」越不許。重言之，越怒，斬之。

二月，王彌寇靑、徐二州，自稱征東大將軍，攻殺二千石。太傅越以公車令東萊鞠羨爲本郡太守，以討彌，彌擊殺之。

陳敏刑政無章，不爲英俊所附；子弟凶暴，所在爲患；顧榮、周□等憂之。廬江內史華譚遣榮等書曰：「陳敏盜據吳、會，命危朝露。諸君或剖符名郡，或列爲近臣，而更辱身姦人之朝，降節叛逆之黨，不亦羞乎！吳武烈父子皆以英傑之才，繼承大業。今以陳敏凶狡，七弟頑冗，欲躡桓王之高蹤，蹈大皇之絶軌，遠度諸賢，猶當未許也。皇輿東返，俊彥盈朝，將擧六師以淸建業，諸賢何顏復見中州之士邪？」榮等素有圖敏之心，及得書，甚慚，密遣使報征東大將軍劉准，使發兵臨江。己爲內應，剪髮爲信。准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。

敏使其弟廣武將軍昶將兵數萬屯烏江，歷陽太守宏屯牛渚。敏弟處知顧榮等有貳心，勸敏殺之，敏不從。

昶司馬錢廣，周□同郡人也，□密使廣殺昶，因宣言州下已殺敏，敢動者誅三族。廣勒兵朱雀橋南；敏遣甘卓討廣，堅甲精兵盡委之。顧榮慮敏疑之，故往就敏。敏曰：「卿當四出鎭衞，豈得就我邪！」榮乃出，與周□共說甘卓曰：「若江東之事可濟，當共成

之。然卿觀茲事勢，當有濟理不？敏既常才，政令反覆，計無所定，其子弟各已驕矜，其敗必矣。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，事敗之日，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，題曰『逆賊顧榮、甘卓之首』，此萬世之辱也！」卓遂詐稱疾，迎女，斷橋，收船南岸，與□、榮及前松滋侯相丹楊紀瞻共攻敏。敏自帥萬餘人討卓，軍人隔水語敏衆曰：「本所以戮力陳公者，正以顧丹楊、周安豐耳；今皆異矣，汝等何爲！」敏衆狐疑未決，榮以白羽扇麾之，衆皆潰去。敏單騎北走，追獲之於江乘，歎曰：「諸人誤我，以至今日！」謂弟處曰：「我負卿，卿不負我！」遂斬敏於建業，夷三族。於是會稽等郡盡殺敏諸弟。

時平東將軍周馥代劉准鎮壽春。三月，己未朔，馥傳敏首至京師。詔征顧榮爲侍中，紀瞻爲尚書郎。太傅越辟周□爲參軍，陸玩爲手彙。玩，機之從弟也。榮等至徐州，聞北方愈亂，疑不進，越與徐州刺史裴盾書曰：「若榮等顧望，以軍禮發遣！」榮等懼，逃歸。盾，楷之兄子，越妃兄也。

西陽夷寇江夏，太守楊銀請督將議之。諸將爭獻方略，騎督朱伺獨不言。銀曰：「朱將軍何以不言？」伺曰：「諸人以舌擊賊，伺惟以力耳。」銀又問：「將軍前後擊賊，何以常勝？」伺曰：「兩敵共對，惟當忍之；彼不能忍，我能忍，是以勝耳。」銀善之。

詔追復楊太后尊號；丁卯，改葬之，謚曰武悼。

庚午，立淸河王覃弟豫章王詮爲皇太子。辛未，大赦。

帝親覽大政，留心庶事；太傅越不悅，固求出藩。庚辰，越出鎮許昌。

以高密王略爲征南大將軍，都督荊州諸軍事，鎮襄陽；南陽王模爲征西大將軍，都督秦、雍、梁、益四州諸軍事，鎮長安；東燕王騰爲新蔡王，都督司、冀二州諸軍事，仍鎮鄴。

公師藩既死，汲桑逃還苑中，更聚衆劫掠郡縣，自稱大將軍，聲言爲成都王報仇；以石勒爲前驅，所向輒克，署勒掃虜將軍，遂進攻鄴。時鄴中府庫空竭，而新蔡武哀王騰資用甚饒。騰性吝嗇，無所振惠，臨急，乃賜將士米各數升，帛各丈尺，以是人不爲用。夏，五月，桑大破魏郡太守馮嵩，長驅入鄴，騰輕騎出奔，爲桑將李豐所殺。桑出成都王穎棺，載之車中，每事啓而後行。遂燒鄴宮，火旬日不滅；殺士民萬餘人，大掠而去。濟自延津，南擊兗州。太傅越大懼，使苟晞及將軍王贊等討之。

秦州流民鄧定、訇氐等據成固，寇掠漢中，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。鄧定等饑窘，詐降於燕，且賂之，燕爲之緩師。定密遣訇氐求救於成，成主雄遣太尉離、司徒雲、司空璜將兵二萬救定。與燕戰，大破之，張殷及漢中太守杜孟治棄城走。積十餘日，離等引還，盡徙漢中民於蜀。漢中人句方、白落帥吏民還守南鄭。

石勒與苟晞等相持於平原、陽平間，數月，大小三十餘戰，互有勝負。秋，七月，己酉朔，太傅越屯官渡，爲晞聲援。

己未，以琅邪王睿爲安東將軍，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，假節，鎮建業。

八月，己卯朔，苟晞擊汲桑於東武陽，大破之。桑退保清淵。

分荊州、江州八郡爲湘州。

九月，戊申，琅邪王睿至建業。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爲謀主，推心親信，每事咨焉。睿名論素輕，吳人不附，居久之，士大夫莫有至者，導患之。會睿出觀禊，導使睿乘肩輿，具威儀，導與諸名勝皆騎從，紀瞻、顧榮等見之驚異，相帥拜於道左。導因説睿曰：「顧榮、賀循，此土之望，宜引之以結人心。二子既至，則無不來矣。」睿乃使導躬造循、榮，二人皆應命而至。以循爲吳國内史；榮爲軍司，加散騎常侍，凡軍府政事，皆與之謀議。又以紀瞻爲軍祭酒，卞壼爲從事中郎，周□爲倉曹屬，琅邪劉超爲舍人，張闓及魯國孔衍爲參軍。壼，粹之子；闓，昭之曾孫也。王導説睿：「謙以接士，儉以足用，用清靜爲政，撫綏新舊。」故江東歸心焉。睿初至，頗以酒廢事；導以爲言。睿命酌，引觴覆之，於此遂絶。

苟晞追擊汲桑，破其八壘，死者萬餘人。桑與石勒收餘衆，將奔漢，冀州刺史譙國丁紹邀之於赤橋，又破之。桑奔馬牧，勒奔樂平。太傅越還許昌，加苟晞撫軍將軍、都督青、兗諸軍事，丁紹寧北將軍，監冀州諸軍事，皆假節。

晞屢破強寇，威名甚盛，善治繁劇，用法嚴峻。其從母依之，晞奉養甚厚。從母子求爲將，晞不許，曰：「吾不以王法貸人，將無後悔邪！」固求之，晞乃以爲督護；後犯法，晞杖節斬之，從母叩頭救之，不聽。既而素服哭之曰：「殺卿者，兗州刺史；哭弟者，苟道將也。」

胡部大張訇督、馮莫突等，擁衆數千，壁於上黨，石勒往從之，因説訇督等曰：「劉單于舉兵擊晉，部大拒而不從，自度終能獨立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勒曰：「然則安可不早有所屬！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，往往聚議，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。」訇督等以爲然。冬，十月，督等隨勒單騎歸漢，漢王淵署訇督爲親漢王，莫突爲都督部大，以勒爲輔漢將軍、平晉王，以統之。

烏桓張伏利度有衆二千，壁於樂平，淵屢招，不能致。勒僞獲罪於淵，往奔伏利度；伏利度喜，結爲兄弟，使勒帥諸胡寇掠，所向無前，諸胡畏服。勒知衆心之附己，乃因會執伏利度，謂諸胡曰：「今起大事，我與伏利度誰堪爲主？」諸胡咸推勒。勒於是釋伏利度，帥其衆歸漢。淵加勒督山東征諸軍事，以伏利度之衆配之。

十一月，戊申朔，日有食之。

甲寅，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爲征北將軍，鎮鄴。

乙亥，以王衍爲司徒。衍説太傅越曰：「朝廷危亂，當賴方伯，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。」乃以弟澄爲荊州都督，族弟敦爲青州刺史，語之曰：「荊州有江、漢之固，青州有負海之險，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，足以爲三窟矣。」澄至鎮，以郭舒爲別駕，委以府事。澄日夜縱酒，不親庶務，雖寇戎交急，不以爲懷。舒常切諫，以爲宜愛民養兵，保全州境，澄不從。

十二月，戊寅，乞活田甄、田蘭、薄盛等起兵，爲新蔡王騰報仇，斬汲桑於樂陵。棄成都王穎棺於故井中，穎故臣收葬之。

甲午，以前太傅劉實爲太尉，實以老固辭，不許。庚子，以光祿大夫高光爲尚書令。

前北軍中候呂雍、度支校尉陳顏等，謀立清河王覃爲太子；事覺，太傅越矯詔囚覃於金墉城。初，太傅越與荀晞親善，引升堂，結爲兄弟。司馬潘滔説越曰：「兗州衝要，魏武以之創業。荀晞有大志，非純臣也，久令處之，則患生心腹矣。若遷於青州，厚其名號，晞必悅。公自牧兗州，經緯諸夏，藩衛本朝，此所謂爲之於未亂者也。」越以爲然。癸卯，越自爲丞相，領兗州牧，都督兗、豫、司、冀、幽、并諸軍事。以晞爲征東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加侍中、假節、都督青州諸軍事，領青州刺史，封東平郡公。越、晞由是有隙。

晞至青州，以嚴刻立威，日行斬戮，州人謂之「屠伯」。頓丘太守魏植爲流民所逼，衆五六萬，大掠兗州，晞出屯無鹽以討之。以弟純領青川，刑殺更甚於晞。晞討植，破之。

初，陽平劉靈，少貧賤，力制奔牛，走及奔馬，時人雖異之，莫能舉也。靈撫膺歎曰：「天乎，何當亂也！」及公師簒起，靈自稱將軍，寇掠趙、魏。會王彌爲苟純所敗，靈亦爲王贊所敗，遂俱遣使降漢。漢拜彌鎭東大將軍、青徐二州牧、都督緣海諸軍事，封東萊公；以靈爲平北將軍。

李釗至寧州，州人奉釗領州事。治中毛孟詣京師，求刺史，累上奏，不見省。孟曰：「君亡親喪，幽閉窮城，萬里訴哀，精誠無感，生不如死！」欲自刎，朝廷憐之，以魏興大守王遜爲寧州刺史，仍詔交州出兵救李釗。交州刺史吾彥遣其子咨將兵救之。

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。拓跋祿官卒，弟猗盧總攝三部，與廆通好。

孝懷皇帝上永嘉二年〈戊辰，西元三〇八年〉

春，正月，丙午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丁未，大赦。

漢王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，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、魏。

二月，辛卯，太傅越殺淸河王覃。

庚子，石勒寇常山，王浚擊破之。

涼州刺史張軌病風，口不能言，使其子茂攝州事。隴西內史晉昌張越，涼州大族，欲逐軌而代之，與其兄酒泉太守鎭及西平太守曹祛，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，稱軌廢疾，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。龕將受之，其兄讓龕曰：「張涼州一時名士，威著西州，汝何德以代之！」龕乃止。鎭、祛上疎，更請刺史，未報；遂移檄廢軌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，使耽表越爲刺史。

軌下教，欲避位，歸老宜陽。長史王融、參軍孟暢蹋折鎮檄，排閣入言曰：「晉室多故，明公撫寧西夏，張鎮兄弟敢肆凶逆，當鳴鼓誅之。」遂出，戒嚴。會軌長子實自京師還，乃以實爲中督護，將兵討鎮。遣鎮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説鎮，爲陳利害，鎮流涕曰：「人誤我！」乃詣實歸罪。實南擊曹祛，走之。朝廷得鎮、祛疎，以侍中袁瑜爲涼州刺史。治中楊澹馳詣長安，割耳盤上，訴軌之被誣。南陽王模表請停瑜，武威太守張珍亦上表留軌；詔依模所表，且命誅曹祛。軌於是命實帥步騎三萬討祛，斬之。張越奔鄴，涼州乃定。

三月，太傅越自許昌徙鎮鄄城。

王彌收集亡散，兵復大振。分遣諸將攻掠青、徐、兗、豫四州，所過攻陷郡縣，多殺守令，有衆數萬；苟晞與之連戰，不能克。夏，四月，丁亥，彌入許昌。

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入衛京師，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將兵衛京師。五月，彌入自轘轅，敗官軍於伊北，京師大震，宮城門晝閉。壬戌，彌至洛陽，屯於津陽門。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。甲子，衍與王斌等出戰，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，彌兵大敗。乙丑，彌燒建春門而東，衍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，戰於七里澗，又敗之。彌走渡河，與王桑自軹關如平陽。漢王淵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，令曰：「孤親行將軍之館，拂席洗爵，敬待將軍。」及至，拜司隸校尉，加侍中、特進，以桑爲散騎侍郎。

北宮純等與漢劉聰戰於河東，敗之。

詔封張軌西平郡公，軌辭不受。時州郡之使，莫有至者，軌獨遣使貢獻，歲時不絶。

秋，七月，甲辰，漢王淵寇平陽，太守宋抽棄郡走，河東太守路述戰死；淵徙都蒲子。上郡鮮卑陸逐延、氐酋單征並降於漢。

八月，丁亥，太傅越自鄄城徙屯濮陽；未幾，又徙屯滎陽。

九月，漢王彌、石勒寇鄴，和郁棄城走。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以拒彌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以拒勒，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以備蒲子。憲，楷之子也。

冬，十月，甲戌，漢王淵卽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永鳳。十一月，以其子和爲大將軍，聰

爲車騎大將軍，族子曜爲龍驤大將軍。

壬寅，并州刺史劉琨使上黨太守劉惇帥鮮卑攻壺關，漢鎮東將軍綦毋達戰敗亡歸。

丙午，漢都督中外諸軍事、大司馬、領丞相右賢王宣卒。

石勒、劉靈帥衆三萬寇魏郡、汲郡、頓丘，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；皆假壘主將軍、都尉印綬，簡其強壯五萬爲軍士，老弱安堵如故。己酉，勒執魏郡太守王粹於三台，殺之。

十二月，辛未朔，大赦。

乙亥，漢主淵以大將軍和爲大司馬，封梁王；尚書令歡樂爲大司徒，封陳留王；後父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，封鴈門郡公；宗室以親疎悉封郡縣王，異姓以功伐悉封郡縣公侯。

成尚書令楊褒卒。褒好直言，成主雄初得蜀，用度不足，諸將有以獻金銀得官者，褒諫曰：「陛下設官爵，當網羅天下英豪，何有以官買金邪！」雄謝之。雄嘗醉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，褒進曰：「天子穆穆，諸侯皇皇。安有天子而爲酗也！」雄慚而止。

成平寇將軍李鳳屯晉壽，屢寇漢中，漢中民東走荊沔。詔以張光爲梁州刺史。荊州寇盜不禁，詔起劉璠爲順陽刺史，江、漢間翕然歸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